

旅大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文藝叢書之九

伊哥爾·布萊却夫

M·高爾基著
芳信譯

伊哥爾·布萊却夫

友誼文藝叢書之九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著者	譯者	出版	印刷	發行
M·高爾基	芳信	旅大中蘇友好協會	友誼印刷廠	旅大友誼書店

大連中山路青泥窪橋

Bc 00320

人 物

伊哥爾·布萊却夫。

占妮亞，他的太太。

瓦爾瓦娜，他的女兒，占妮亞生。

亞力山得娜，他的不合法的女兒。

米蘭妮亞，尼院長，他太太的姊姊。

茲汪佐夫，瓦爾瓦娜的丈夫。

且丁，茲汪佐夫的表弟。

摩克伊·巴希金。

瓦西里·陀斯狄加葉夫。

伊麗查委達，陀斯狄加葉夫的太太。

安唐妮娜

亞列克西 陀斯狄加葉夫前妻所生的兒女。

巴夫林，牧師。

一個大夫。

一個喇嘛手。

佐布諾娃，巫婆。

潑洛波特伊，呆子。

格拉菲娜，女僕。

達伊西亞，米蘭妮亞的女僕，一個小尼姑。

摩克魯梭夫，警察。

耶可夫·拉甫特也夫，布萊却夫的義子。

唐拿特，一個看森林的人。

第一幕

(一個富商家裏的飯廳。家具是笨重而難看的。在一張皮製的寬榻傍邊，有一個樓梯直通二樓。右邊基角上有一個大落地窗通到花園。這是一個明朗的冬日。占妮亞坐在桌子傍邊洗杯盤碗盞。格拉菲娜在落地窗前整理花朵。亞力山得娜(簡稱秀娜)進來。她穿着睡衣，裸脚穿着拖鞋。她的頭髮沒有梳理，並且是紅的，就跟伊哥爾·布萊却夫的紅頭髮一樣。)

占妮亞：哦，秀娜，你還沒睡夠嗎？

秀娜：別跟我鬧脾氣吧，這是沒有用的。格拉霞——給我點兒咖啡！報紙在那兒？

格拉菲娜：我把它送到樓上瓦爾瓦娜·伊哥洛芙娜那兒去了。

秀娜：那麼，把它拿下來吧。死鬼，一家子只定一份報。

占妮亞：你叫誰是死鬼？

秀娜：爸爸在家嗎？

占妮亞：沒有，他去拜望傷兵去了。誰是死鬼——茲汪佐夫夫婦嗎？

秀娜：對啦。(在電話邊。)(一千七百六十三號。)

占妮亞：好，我要對茲汪佐夫夫婦說你罵他們！

秀娜(打電話)：叫唐妮亞聽電話！

占妮亞：我真不知道你要鬧到什麼地步爲止？

秀娜：你是安唐妮娜嗎？咱們去溜冰，好不好？不去？爲什麼？你要去看戲嗎？別去了吧！哦，你呀，你這個——沒過門的小寡婦！——噯，那麼，好吧。

占妮亞：你怎麼叫這個姑娘做小寡婦？

秀娜：她的未婚夫不是死了嗎？

占妮亞：可是，她還是個姑娘呀。

秀娜：你怎麼知道？

占妮亞：哦，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格拉菲娜（端上咖啡）：瓦爾瓦娜·伊哥洛芙娜自己會把報拿下來。

占妮娜：就你的年紀說，你知道得真是太多了。小心點兒吧——你知道得越少，你就睡得越香。我跟你這樣大年紀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

秀娜：就跟你現在一樣……

占妮亞：哦，你呀！

秀娜：姊姊一本正經地下樓來了。*Bonjour, madame! Comment ça va?*

瓦爾瓦娜：現在十一點鐘了，你衣服還沒有穿好，頭髮也沒有梳好……

秀娜：又來囉嗦了！

瓦爾瓦娜：因爲爸爸疼你，加上他生病，所以你就越來越不要臉了……

秀娜：一輩子都是這幾句話嗎？

占妮亞：她還管得着她爸爸的身體嗎？

瓦爾瓦娜：我非把你的舉動告訴他不可！

秀娜：那要先謝謝你了。說完了沒有？

瓦爾瓦娜：傻瓜！

秀娜：你別忙。我才不是傻瓜呢。

瓦爾瓦娜：你這紅頭髮蠢貨！

秀娜：瓦爾瓦娜·伊哥洛芙娜，你簡直是白費唾沫。

占妮亞：指教她是沒有用的！

秀娜：你的性子也暴躁起來了。

瓦爾瓦娜：哦，好啦，好啦，真要命！媽，咱們到廚房裏去吧，廚子正在大發脾氣；

占妮亞：他失去了本性，他兒子被打死了。

瓦爾瓦娜：可是，他沒有大發脾氣的理由。近來被打死的人可多着呢；

（她們出去。）

秀娜：可不是嗎，要是她那親愛的丈夫安得魯愛霞讓人給幹了的話，那她可要吵得死去活來了！
格拉菲娜：你這樣逗她們有什麼意思呢？快喝咖啡吧，我得把這兒收拾乾淨。（端着茶炊出去。）

（秀娜閉着眼睛，兩手抱住蓬起紅髮的後腦，靠在椅子背上坐着。）

茲汪佐夫（穿着拖鞋輕輕地走下樓來，幽手幽脚地偷着走過去，從後面把她抱住）：紅毛姑娘，你在空想什麼呀？

秀娜（沒有睜開眼睛，一動也不動）：別碰我。

茲汪佐夫：爲什麼不？這一着你不是喜歡的嗎？你答應是呀。這一着你喜歡嗎？

秀娜：不。

茲汪佐夫：你爲什麼不？

秀娜：得了吧。你不過是假惺惺罷了。你不喜歡我。

茲汪佐夫：可是我想我喜歡你，對不對？

（瓦爾瓦娜在樓梯上出現。）

秀娜：要是瓦爾瓦娜知道了的話：

茲汪佐夫：噓！（走開，用教訓的語氣說）：唔——對啦——你應該幹。你非唸書不可。

瓦爾瓦娜：她寧可無禮取鬧，還寧可跟安唐妮娜一塊吹吹肥皂泡兒。

秀娜：噯，我爲什麼不可以呢？我愛吹肥皂泡兒。難道你捨不得肥皂嗎？

瓦爾瓦娜：我只是可憐你罷了。我真不知道你怎麼得了。事實上你是從女學校裏給開除出來的。

秀娜：沒有的事。

瓦爾瓦娜：你的女朋友是半瘋半癲的。

茲汪佐夫：她想學音樂。

瓦爾瓦娜：誰？

茲汪佐夫：秀娜。

秀娜：沒有的事。我根本不想學音樂。

瓦爾瓦娜：你這個念頭是打那兒來的？

茲汪佐夫：秀娜，你不是對我說你想學的嗎？

秀娜（走出去）：沒有，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茲汪佐夫：唔：真奇怪。我自己不會捏造的呀。瓦爾亞，你對她太刻薄了：

瓦爾瓦娜：你却太親熱了。

茲汪佐夫：你說『太親熱了』是什麼意思？你知道我有什麼用意。

瓦爾瓦娜：有什麼用意我可不管，我倒是覺得你有點兒太親熱了。

茲汪佐夫：你所想的是多無聊的事情啊：

瓦爾瓦娜：無聊嗎？

茲汪佐夫：可不是嗎，難道你自己不明白：在這樣嚴重的關頭——還有功夫來爭風吃醋嗎？

瓦爾瓦娜：爲什麼你要跑下樓來？

茲汪佐夫：我嗎？：這個：報上有一個廣告。還有看森林的人來了，他說農民們逮住了一條熊。

瓦爾瓦娜：唐拿特在廚房裏。廣告上說什麼？

茲汪佐夫：我受不了！你怎麼可以跟我這樣說話？我是什麼人——一個小娃娃嗎？豈有此理：

瓦爾瓦娜：喂，你別激動吧！我相信爸爸回來了。瞧你那副德性！

（茲汪佐夫匆匆地跑上樓去。瓦爾瓦娜出去接她父親。秀娜跑進來打電話。她這會兒穿着一件暖綠色的毛織品短衫和帽子。布萊却夫登場，攔住她，並且默然地把她抱在懷裏。巴夫林神父，穿着一件淡紫色的法衣，跟着布萊却夫走進屋子裏來。）

布萊却夫（用胳膊繞住秀娜的腰在桌子傍邊坐下。她撫摸他那快要變成灰白色的銅色的頭髮）：許多人變成了殘廢，看起來真可怕：

巴夫林神父：秀娜，你好——哎喲，你長得這麼豐滿了嗎？對不起，我進來的時候沒有問候你：

秀娜：巴夫林神父，我本應該跟您請安的，可是爸爸一把拖住了我，並且好像一條熊似地抱緊着我呢：

布萊却夫：別說了！秀娜！你聽我說！那些人現在幹什麼好呢？其實，在大戰以前，我們俄國有的是沒有用的人。我們本不應該捲進這個戰爭的漩渦的：

巴夫林神父（嘆息）：高級政策的精神：

布萊却夫：當日俄戰爭發生的時候，結果這個政策也鬧得糟極了，而且我們在世界面前丟盡了臉。

巴夫林神父：然而，戰爭不僅造成破壞，而且它也使人在兩方面致富——在經驗方面和在：

布萊却夫：有的人打仗，而有的人却搶劫：

巴夫林神父：此外，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沒有一件不是遵照上帝的意旨而行的——我們在這兒噹噹咕咕的，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布萊却夫：喂，巴夫林·沙委萊葉夫，別說教了吧！秀娜，你要去——溜水嗎？

秀娜：對啦，我正等着安東妮娜呢。

布萊却夫：行！：要是你沒走的話——那我過四、五分鐘就叫你進來。（秀娜跑出去。）

巴夫林神父：這位姑娘長得真快！

布萊却夫：是的，她的體格怪不錯，敏捷極了，可是她的臉子倒是個缺點。她母親長得怪難看。聰明

雖然是聰明，可是難看得很。

巴夫林神父：亞力山得娜·伊哥洛芙娜的臉子：呃！雖然是奇特；可是：並不見得不可愛。她母親是那兒人？

布萊却夫：她是西伯利亞人。你談到高級政策：上帝的意旨：和此外一切的事。可是，俄羅斯國會怎麼樣？這個國會是從那兒來的？

巴夫林神父：俄羅斯國會是：噯，你可以說是：政府對自身權力的限制：許多人甚至于把它看作嚴重的錯誤，可是就一個正教徒說，批評這樣的問題是不適當的。既然它可以使今天的僧侶加強勇氣：並且加深對皇上和祖國的熱愛！

布萊却夫：你的勇氣固然加強了，可是你却失敗了！

巴夫林神父：像你所知的那麼，我已勸過寺院的老把本寺的歌唱隊擴充，我還和伯特林將軍談到過爲了你的守護神伊哥天使的聖名才蓋的新寺院裏邊的一口銅鐘的捐款！

布萊却夫：關於銅鐘的捐款，也許他連一個子兒也沒給你吧？

巴夫林神父：對啦，他拒絕了，甚至于他還開了一個掃興的玩笑。他說：『就是在軍樂隊裏，那些銅樂器也叫我不受。』現在，由于您的貴恙的關係，是不是可以請您爲了這口銅鐘樂助一筆捐款呢？

布萊却夫（站起來）：鐘聲是治不了病的。

巴夫林神父：這話誰能說呢？科學並不知道疾病的原因。我曾聽說過，在外國的療養院裏，他們用音樂治病。在我們俄國，有一個消防員——他吹喇叭替人治病：

布萊却夫（咯咯而笑）：什麼喇叭？

巴夫林神父：銅喇叭。據說，這種喇叭大極了。

布萊却夫：那當然，要是大喇叭的話：它能給人治病嗎？

巴夫林神父：他們說能。我親愛的伊哥爾·瓦西里維奇，什麼都是可能的！什麼都是可能的！我們住在神秘裏，住在無數的，不可思議的神秘底黑暗裏。我們相信我們看見光，可是這同樣的光是從我們的理性產生出來的，只是我們的肉眼所見到的光，也許，儘管它沒有完全消滅，而我們的靈魂甚至于却被我們的理性造成了黑暗。

布萊却夫（嘆氣）：對，你知道的東西可真多：

巴夫林神父（越發起勁地）：譬如：就拿活神仙潑洛可比伊來說吧；這個人歡天喜地過日子，而無知之徒却把他叫作傻子。

布萊却夫：啊，又來——說教了！那麼，再會吧。我乏極了。

巴夫林神父：望您多多保重身體。我會爲您禱告上帝……（出去。）

布萊却夫（摸摸自己的右腹，走近榻去，恨恨地說）：這隻蠢豬……靠基督的血肉給養得胖胖的……格拉菲娜！喂！

（瓦爾瓦娜登場。）

瓦爾瓦娜：什麼事？

布萊却夫：沒事，我只不過叫一叫格拉菲娜罷了。哎呀，你的樣子真活潑！你上那兒去？

瓦爾瓦娜：去看慰勞傷兵出院的義務戲。

布萊却夫：難道你的鼻子也要戴眼鏡嗎？我相信你的眼睛用不着戴，你戴眼鏡只不過爲了時髦罷了。

瓦爾瓦娜：爸爸，您應該跟亞力山得娜說一說，她的舉動可怕極了。她真變得叫人受不了。

（瓦爾瓦娜退場。）

布萊却夫：你們都是好人！走吧！（獨自喃喃地說。）受不了。等我病好了的時候，我要讓你們瞧瞧什麼叫受不了。

（格拉菲娜登場。）

格拉菲娜：您叫我嗎？

布萊却夫：對啦。哦，格拉卡，你多漂亮啊！真棒！就跟銅鐘一樣的結實！可是瓦爾瓦娜呢——她簡直是一把骨頭！

格拉菲娜（撫着樓上）：好在她是一把骨頭。要是她長得好看的話，那您也要把她拖上牀了。

布萊却夫：什麼？我親生的女兒？想想你說的是什麼話，傻瓜！

格拉菲娜：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您把秀娜緊緊地摟着，好像她是別人似的——就跟兵士一樣！

布萊却夫（驚惶失措地）：格拉菲娜，你真的瘋了嗎？你是不是吃我女兒的醋？你敢這麼想到秀娜。

好像兵士似的：好像別人似的！難道你自己跟兵士有一手嗎？嘎？

格拉菲娜：談這種話，這不是地方；也不是時候。您叫我幹什麼？

布萊却夫：叫唐拿特來。等一等！——把你的手給我。你倒是真愛我，對不對？那怕我正在生病？

格拉菲娜（把胳膊繞住他的脖子）：我的心都給你弄碎了：別再生病了吧！別生病了吧。（掙開身子跑出去。布萊却夫微笑，雖然他的眉頭繃緊。他舐舐嘴唇，然後搖搖頭。躺下。）

（唐拿特登場。）

唐拿特：伊哥爾·瓦西里維奇，您身體好點兒嗎？

布萊却夫：謝謝。有什麼消息嗎？

唐拿特：有好消息。我們逮住了一條熊。

布萊却夫（嘆氣）：唉，這：這是一件可以羨慕的事情，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現在熊引不起我的興趣了。他們在伐木嗎？

唐拿特：伐得不太快。人手不夠。

（占妮亞進來。她穿着華麗的衣服，手指上戴着很多戒指。）

布萊却夫：什麼事？

占妮亞：沒事。你千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到熊這死東西，伊哥爾，你是打不得獵的。

布萊却夫：別響！你說人手不夠嗎？

唐拿特：剩下來的只有老頭子和小孩子。他們把五十名戰犯送給了公爵，可是這些人對於伐木是沒有用的。

布萊却夫：他們對於女人們倒是的確有用。

唐拿特：對啦，有這麼一碼事。

布萊却夫：哦：現在女人們都餓得慌。

占妮亞：我聽說現在鄉村裏有的是傷風敗俗的事：

唐拿特：阿金妮亞。耶可芙蘭孚哪，爲什麼您要說這是傷風敗俗呢？男人都被殺光了，孩子又非養不可，對不對？這樣一來，那些幹殺人買賣的，就得幹養孩子的買賣了：

布萊却夫：好像是。

占妮亞：啐，女人跟戰犯生的是什麼樣的孩子啊？可是，當然，要是男人是壯健結實的傢伙的話：

布萊却夫：要是女人是傻瓜的話——那男人可不想要跟她生孩子了。

占妮亞：咱們女人可聰明着呢。討厭的是所有結實的漢子都給拖去打仗去了，留在家裏的連一個男人也沒有，有的只是些：代表！

布萊却夫：太多人給斷送了：

占妮亞：那麼，其餘的人便可以過好日子了。

布萊却夫：你說的正是這種傻頭傻腦的話！

唐拿特：沙皇永遠吃不飽人民。

布萊却夫：你說什麼話？

唐拿特：我說，沙皇永遠吃不飽人民。我們連自身也養活不了，而我們却還想要征服別人。

布萊却夫：對啦。完全對啦！

唐拿特：我們就無法說明這次英勇作戰的意義。因為貪心，所以現在我們把脖子給套上了。

布萊却夫：唐拿特，你簡直不錯！我的乾兒子——耶可夫——他也是這樣說的：貪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在那邊怎麼樣了？

唐拿特：他很不錯。他是一個聰明的傢伙。

占妮亞：哼！聰明！他只不過膽大臉厚罷了，根本就不聰明。

唐拿特：阿金妮亞·耶可芙蘭孚娜，因為他聰明，所以他才膽大臉厚。伊哥爾·瓦西里維奇，他逮住了十來個逃兵，給他們活幹，並且他們幹活幹得好極了。要不然，他們還在做小偷兒呢。

布萊却夫：唔——這倒：不過，要是摩克魯梭夫聽見了的話——那他可要鬧麻煩了。

唐拿特：摩克魯梭夫知道。他甚至于高興。他更可以安心了。

布萊却夫：好吧，留神點兒：

（茲汪佐夫走下樓來。）

唐拿特：那麼，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樣——把熊怎麼辦呢？